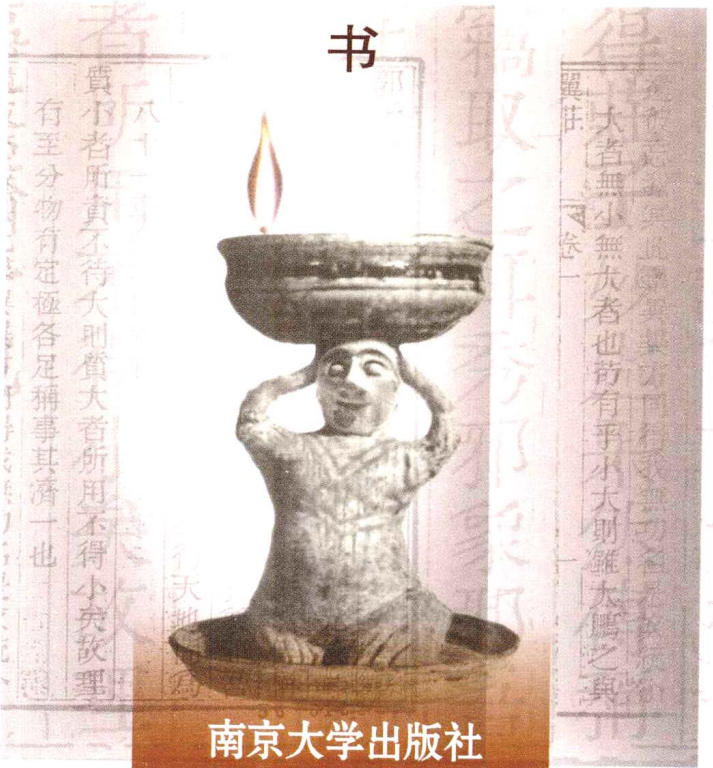
匡亚明　主编

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

郭象评传（下）

王晓毅　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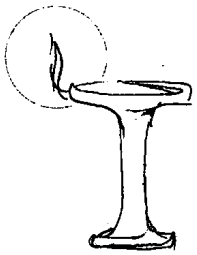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郭象评传（下）

王晓毅 著

中国哲学史研究丛书



匡亚明　主编　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

郭象评传（下）

附　向秀评传

王晓毅　著

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郭象评传/王晓毅著. —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2011.4

(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/匡亚明主编)

ISBN 978-7-305-06005-2

Ⅰ.郭... Ⅱ.王... Ⅲ.郭象(252~312)—评传 Ⅳ.B23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75317 号

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

(典藏版)

郭象评传(附向秀评传)

王晓毅 著

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

(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:210093)

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

网址:www.rulin.com.cn

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开本 660×960 1/16 印张 31 字数 348 千

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5-06005-2

定价:60.00 元(上、下)

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

名誉顾问　陆定一　谷　牧　李铁映　陈焕友

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》工作领导小组

组　　长　王霞林
组　　员　任彦申　王国生　王斌泰　石启忠
　　韩星臣　洪银兴　冯致光
学术顾问　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　　丁光训　丁莹如　王元化　王朝闻
　　冯友兰　曲钦岳　任继愈　刘导生
　　刘海粟　安子介　孙家正
　　杜维明（美国）　杨向奎　苏步青
　　李　侃　吴　泽　何东昌　张岱年
　　陈　沂　罗竹风　赵朴初　施觉怀
　　钱临照　徐福基　袁相碗
　　席　文（美国）　唐敖庆　黄辛白
　　蒋迪安　程千帆　谭其骧　滕　藤
　　戴安邦　魏荣爵
主　　编　匡亚明
终审小组　茅家琦　周勋初　林德宏
副 主 编　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　　卞孝萱　左　健　巩本栋　茅家琦
　　周　宪　周勋初　林德宏　洪修平
　　蒋广学（常务）　潘富恩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com

第三章　理论体系

郭象的代表性哲学著作既不是一篇主题鲜明的论文，也不是收录各种专题文章的文集，而是一部注释性作品《庄子注》。受《庄子》本文限制，郭象讨论的问题随庄子的议论而变化，涉及的问题可谓千头万绪。但是，作为一代大哲学家，郭象的注文形散而神不散，其中的“一贯之道”是清晰的，使我们能循其前行，入室睹奥。其哲学体系宏大而精致，但仍可以简单语言作大致描述：宇宙没有生成者或主宰，每个事物的本性是其“自生”“独化”的依据；人类的本性由无情圣人与有情凡人两大类型构成；前者的特点是无条件适应后者，后者则以适合自己的“性分”（个性差异）为最高生命境界。因此圣人与凡人的逍遥，没有质量的差别；圣人政治的本质，则是臣民的自治。为了清晰地介绍上述思想，在本章中只能分门别类，从本体论、历史观、心性论、政治学说与人生哲学五个方面展开。这五个方面实际上互相包涵、互相渗透，难以分割，共同构成了郭象玄学的生命整体，他的任何一个具体论述，都是全息地

再现了不变的精神内核。

一、“性”本论

关于郭象本体论哲学的特征,学术界没有达成基本共识,因而没有找到一个类似王弼贵“无”论那样的名号,而是称谓大异:“崇‘有’论”、“玄冥论”(本质仍为“贵‘无’论”)、“无‘无’论”、“自生论”、“独化论”等等。有的学者已指出郭象哲学的特点是“本性之学”,但是没有展开论述,并且强调它具有“反本体论的”性质①。笔者从郭象的基本方法——形名学角度切入,沿着“自生”、“独化”论途径进入其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后发现,“本性”在其哲学中具有“本体”意义。其基本思路是:通过对“有”、“无”进行辨名析理,将真空定义为“无”,将无形事物定义为“玄冥”,推出了一系列命题,通过“自生”、“独化”说,彻底否定了外因的决定作用,本性被视为事物生成变化的终极原因。从不同角度称谓,本性被称之为“真性”、“性分”、“玄冥”、“所以迹”、“天理”等等,进而揭示了本性与现象世界的各种关系,建立了“性”本体论。

(一)“自生”说

在中国思想史上,郭象的宇宙观可谓独树一帜,他不相信万物背后有神秘的宇宙终极力量存在,认为事物的本性才是

① 许抗生:《关于玄学哲学基本特征的再研讨》,《中国哲学史研究》2000年第1期。

其生成变化的依据。宇宙既不存在最初的生成母体，又不存在“无物”的真空时期，而是“有”永恒存在，故宇宙在逻辑上便不存在所谓总开始，而是无始无终的，他对表达时间与空间的“宇宙”概念，作了新的解释：

> 宇者，有四方上下，而四方上下未有穷处。
> 宙者，有古今之长，而古今之长无极。①

宇宙没有绝对的“开始”，因此，也没有绝对的时间。历史观念中的所谓年、月、日，是为了记载具体事物“生死”现象的相对长度而人为规定的：“今所以有岁而存日者，为有死生故也。若无死生，则岁日之计除。”②在郭象的意识中，任何事物的“开始”都是相对的：一个事物的开始，是前一个事物的结束，“于今为始者，于昨为卒，则所谓始者即是卒矣。言变化之无穷”③。事物时时刻刻处在生死交替的变化中，只是肉眼无法察觉而已，如日月的交替、生物的新陈代谢，“与日俱新，故无始也”④。宇宙中没有绝对的“开始”与“结束”，只有由无数事物“终始”构成的无终无始的“循环”。

然而，万物从何而来这个哲学问题却是无法回避的。郭象面临的理论难题是，必须破除前人关于宇宙本原的种种学说，不仅是天命论和元气论，连道家本身的道根论和玄学的

---

① 《庄子·庚桑楚》郭象注，第801页。
② 《庄子·则阳》郭象注，第888页。
③ 《庄子·山木》郭象注，第691页。
④ 《庄子·在宥》郭象注，第397页。

贵“无”论也要扫荡，以彻底否定宇宙第一因的存在。在魏晋时期，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理论工作，需要向两个基本“常识”挑战：其一，任何具体事物，都有可见的生成者，如每个生物均由其父母所生；其二，沿着事物生成的链条不断追问下去，必然要由物种的起源追溯到宇宙的本原。为了扫清理论障碍，郭象既要否定传统哲学理念中的一切宇宙本根，又要否定常识世界中的具体生母，这无疑需要经过复杂的思辨过程。在魏晋时期的语境中，只能通过对传统的各种宇宙本根进行“辨名析理”才能完成。

在传统的宇宙生成系列中，天地被视为万物的直接生成者，因为在人们的经验世界中，的确是天空的阳光雨水与大地的泥土，使植物得以生长发育。因此，郭象“自生”论的矛头首先指向了“天地”，对它们进行语言分析，指出“天地”概念，不是指独立存在的实体，而是对世界万物的总称谓。“天地者，万物之总名也。天地以万物为体，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”。[①] 郭象的说法似乎违背常识，其实不然。试想如果没有高山平原江河湖泊，“地”是不存在的；没有日月星辰，“天”只是空无。而常识中的“天下”之“天”，更不是“复别有一物”，而是指芸芸众生活动所创造的世界，“有生之类，会而共成一天耳”。[②] 既然“天”就是万物的集合，可见所谓天生万物的说法，就是万物的自生了。“自己而然，则谓之天然。天然耳，非为也，故以天言之。以天言之，所以明其自然矣”。[③] 天既然不存在，故无

① 《庄子·逍遥游》郭象注，第20页。
② 《庄子·齐物论》郭象注，第50页。
③ 《庄子·齐物论》郭象注，第50页。

法成为万物的主宰了，所谓天命观念也随之成了无稽之谈。“而或者谓天籁役物使从己也。夫天且不能自有，况能有物哉！故天者，万物之总名也。莫适为天，谁为主役物乎？故物各自生，而无所出焉，此天道也”；[①]“天者，自然之谓也”。[②]

否定了有形的“天地”为万物母体之后，无形的“气”与“道”则成为郭象自生说继续进攻的目标，而且是难度极大的目标。不过，郭象同样在不违背学术“常识”的前提下，运用分析概念内涵外延的“辨名析理”方法，将这些阻挡在“自生论”道路上理论巨石一一撬动、搬开。

> 谁得先物者乎哉？吾以阴阳为先物，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耳。谁又先阴阳者乎？吾以自然为先之，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。吾以至道为先之矣，而至道者乃至无也。既以无矣，又奚为先？然则先物者谁乎哉？而犹有物，无已。明物之自然，非有使然也。[③]

在上文中，郭象将世界简单地划分为“有物”（存有物质）和“至无”（绝对真空）两大类。从这个定义出发，通过逻辑推理，否定在“有物”之前之外存在生成者，将传统学说中的阴阳、自然、道，一一排除。

首先，关于“阴阳”。在郭象看来，阴阳二气作为大千世界中的事物，仍然属于“物”这个大范畴，因此，在逻辑上不可能

---

① 《庄子·齐物论》郭象注，第50页。
② 《庄子·大宗师》郭象注，第224页。
③ 《庄子·知北游》郭象注，第764页。

先于“物”而存在,既然不能先于“物”而存在,便不是万物的生成者,也不是变化的动因。

再者,关于“自然”。郭象认为,自然并非别有一实物,它的意思是事物没有外力作用下的本来面目,或者说是事物生来就有的那个样子。可见作为事物存在状态的“自然”,不可能是万物的生成者。

最后,关于“至道”。郭象将传统的宇宙本根“道”称之为“至道”,定义为“至无”。那么“至道”、“至无”是什么意思?它与“道”、“无”有何区别?这是郭象割掉魏晋玄学宇宙生成论尾巴的关键所在。在这个问题上,郭象成功地运用形名学规则,通过“有无之辩”,推倒了由玄学前辈建立的无形本根——“无”。

魏晋玄学语汇中的“有”、“无”至少存在两种意思:一是指“有形”与“无形”;二是指“存有”与“空无”。如果说,王弼是以第一种含义讨论“有”、“无”问题的话,那么郭象笔下的“有”、“无”明显属于第二种含义(在涉及第一种含义的无形之“无”时,郭象称之为“玄冥”)。他从是否有“物”存在的角度,将世界分为“有”与“无”两大领域。从这个定义出发,推出了“无不能生有”和“有不能生有”的命题,破本根论,立“自生”说。

一般情况下,郭象哲学术语中的“无”直接表示“空无”,但有时为了与“无形”之“无”划清界线,使用了“至无”这个概念。他将宇宙本根“道”称之为“至道”,定义为“至无”。“吾以至道为先之矣,而至道者乃至无也。既以无矣,又奚为先”?① “至”

① 《庄子·知北游》郭象注,第764页。

试读结束: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: www.ertongbook.com

的意思是极度，而极度完美的“至道”，用形象化表述，犹如一无所有空荡荡的大路，可容万类自由穿行。他认为，“有”生于“无”的说法，并不是指万物最终产生于无形的宇宙本原，而是说宇宙中绝对真空的“至无”状态，是万物自生的环境。在郭象看来，物质是不灭的，“无”不能生“有”，“有”也不能化为“空无”，物质的“有”永恒存在，绝对真空状态的“无”只存在于逻辑推理中，宇宙并不存在一个从“无”到“有”的原始发生过程。“非唯无不得化而为有也，有亦不得化而为无矣。是以夫有之为物，虽千变万化，而不得一为无也。不得一为无，故自古无未有之时而常存也”。① 至此，他推出了“‘无’不能生‘有’”的命题：“无既无矣，则不能生有。”②

在郭象的哲学术语中，“有”是对一切存在物的总称，从无形元气到有形万物，都可以用“有”来概括。在他看来，中国传统哲学中尊贵的元一阴阳与卑微的草芥昆虫之类，都是“物”的一种形态，它们之间是物与物之间的平等关系，而不是生成与被生成的母子关系。不仅各个物类之间，即使在同类生物中，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生成者与被生成者。每一个具体存在物都是“自生”的。这似乎有悖常识。难道狗不是狗所生、鸡不是鸡所生吗？郭象认为，从现象上看似乎存在具体生母，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“言万物虽以形相生，亦皆自然耳”③。如果承认存在生成者，那么沿着生成的链条不断追问下去，必然从个体→父母→物种，进入元气阴阳五行的宇宙生

① 《庄子·知北游》郭象注，第763页。
② 《庄子·齐物论》郭象注，第50页。
③ 《庄子·知北游》郭象注，第742页。

成模式,追溯到构成物质世界的最基本要素——元气的原始形态“一”,而“一”又是从哪里来的呢?郭象如是说:

> 一者,有之初,至妙者也。至妙,故未有物理之形耳。夫一之所起,起于至一,非起于无也。然庄子之所以屡称无于初者,何哉?初者,未生而得生,得生之难,而犹上不资于无,下不待于知,突然而自得此生矣。①

“一”指无形“元气”;“至一”大概指逻辑上最原初的“元气”。在论述“一”与“至一”的关系时,郭象用了“起于”而不是“生于”,这是因为:在郭象看来,即使存在“至一”,它与“一”之间,同样是物与物的并存而非生成关系,尽管郭象并不否认元气的存在,承认前人关于万物均由气的各种形态——“元一”、“阴阳”构成,但它们仅是构成万物质料的某种特殊物质,而不是万物的生成者。即使追溯到最原始的物质“至一”,同样找不到生成者。在他看来,事物都是“自生”的,“夫物事之近,或知其故,然寻其原以至乎极,则无故而自尔也”②。“欻然自生,非有本”。③“欻然自死,非有根”④。至此,他将其理论推向了极端,彻底割断了一切外在的生成关系,提出了“‘有’不能生‘有’”的命题:“夫有之未生,以何为生乎?故必自有耳,

① 《庄子·天地》郭象注,第425页。
② 《庄子·天运》郭象注,第497页。
③ 《庄子·庚桑楚》郭象注,第800页。
④ 《庄子·庚桑楚》郭象注,第800页。

岂有之所能有乎”?[①] “此所以明有之不能为有而自有耳。”[②]

既然没有宇宙本根,又没有具体的生母,那么是什么力量生成万物呢?郭象在论述事物生成动因时,大量使用了“自”这个词,如“自尔”、“自有”、“自生”、“自然”等等,不胜枚举。“自”的意思不是指事物自己有作为,而是指自发、自动、无主宰、自然而然。生命过程与主观意志毫无关系。人们贪生怕死,却无法阻止自身的死亡,这说明人不能决定自己的生命,“若身是汝有者,则美恶死生,当制之由汝。今气聚而生,汝不能禁也;气散而死,汝不能止也。明其委结而自成耳,非汝有也”。[③] 至此,郭象的“自生”学说似乎得以确立了——事物的产生既不是“无”,也不是“有”,又不是自己“我”故意,而是不知所以然的自然而生:“自生耳,非我生也。我既不能生物,物亦不能生我,则我自然矣。”[④]

论证并没有到此结束。否定“自生”的故意性,并不意味着事物生成的自发动力不是来源于自身。郭象自生论的核心,是从事物发生角度破外因论,最终归于事物自然本性的决定作用:“不知其然而自然者,非性如何!”[⑤]“言自然则自然矣,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?自然耳,故曰性。”[⑥]本性是无意识的自发的存在,对事物发生,自然而然地发挥着根本作用,可

① 《庄子·庚桑楚》郭象注,第802页。
② 《庄子·庚桑楚》郭象注,第802页。
③ 《庄子·知北游》郭象注,第739页。
④ 《庄子·齐物论》郭象注,第50页。
⑤ 《庄子·则阳》郭象注,第881页。
⑥ 《庄子·山木》郭象注,第694页。

称为“本”。“以性言之,则性之本也。夫物各有足,足于本也”①。“物之变化,无时非生,生则所在皆本也”②。“德者,得其性者也……得其性则本至”。③ 关于“性”的本体意义,在下面的“独化论”中,得到充分展现。

(二)“独化”说

“自生”说是从发生角度,否定任何造物者的存在;“独化”论则从事物变化动因的角度,否定了一切外在因素的决定作用。在生成论方面,郭象因袭了道家传统的“自生”概念,无重大变化;在变化论方面,则在继续沿用道家的“自化”概念的基础上,创造出了“独化”范畴,其原因是为了强调事物自然本性(内因)在事物变化中的决定作用,因为“独化”具有强调独自变化、否认外因作用的含义。

与“自生”说相比,“独化”论面临的难度更大。因为在常识的世界中,事物的变化不仅明显地受到外在因素的作用,其中有些属于因果关系——水涨船高、风吹草动、形影相随、唇亡齿寒等等,不胜枚举。为了推翻常识造成的外因“假象”,郭象运用形名方法,从是否存在可见形象角度,将世界分为“有形”与“无形”两大领域:一是有形类,随研究角度不同,有多种称谓,如“物”、“迹”等;二是无形类,称之为“玄冥”。以这些新

① 《庄子·大宗师》郭象注,第239页。

② 《庄子·庚桑楚》郭象注,第807页。

③ 皇侃:《论语集解义疏》卷一《为政第二》引郭象云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,商务印书馆,1937年版,第14页。

范畴为基础，对“变化”现象辨名析理，以支持其“独化”学说。

郭象并不否认事物之间存在联系和互相作用。他认为，现象世界是一个无比复杂的关系网络，每个事物只不过是这个巨大网络中无数“网结”之一，与其它“网结”（事物）结成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比如人类生命的延续，需要天地间无数物质的供养，从阳光空气饮水到五谷杂粮，缺一不可。否则，生命将夭折。

> 人之生也，形虽七尺而五常必具，故虽区区之身，乃举天地以奉之。故天地万物，凡所有者，不可一日而相无也。一物不具，则生者无由得生；一理不至，则天年无缘得终。①

事物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，郭象称之为“相因”。万物都是按自己的本能活动——“自为”，为自己谋利益，客观上却可能产生利它或损它的结果，例如，自然界的食物链中，狼为了维系生命的新陈代谢活动，损害了羊，却有利于草。不仅生物之间如此，即使生命体中的每个器官也是如此。郭象以嘴唇与牙齿的关系为例，对“唇亡齿寒”作了新的解释。嘴唇是为了自己而存在，不是为了温暖牙齿，无意中起了保暖牙齿的作用；嘴唇豁裂不是为了使牙齿寒冷，而无意中使牙齿寒冷，“竭唇非以寒齿而齿寒”②。事物之间彼此分立，各自为了自己利益活动，努力方向不同，却犹如唇齿一样互相支持，不可缺少。

---

① 《庄子·大宗师》郭象注，第225页。

② 《庄子·胠箧》郭象注，第348页。

"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,而彼我皆欲自为,斯东西之相反也。然彼我相与为唇齿,唇齿者未尝相为,而唇亡则齿寒。故彼之自为,济我之功宏矣,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也"。[①]这个过程是自然发生的,没有主宰,也不遵循任何意志。郭象以无思想支配而高度和谐的人体生理活动,证明事物联系的无意性与共济性之间的关系。

> 夫体天地、冥变化者,虽手足异任,五藏殊官,未尝相与而百节同和,斯相与于无相与也。未尝相为而表里俱济,斯相为于无相为也。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,运其股肱以营五藏,则相营愈笃,而外内愈困。故以天下为一体者,无爱为于其间也。[②]

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——人的意识无法使自身各个组织、器官、系统之间协调,而整个生理过程却是不可思议的默契。如果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生理过程中,人为地改变它们的功能,只能陷入紊乱。的确,在科学发达的今天,似乎可以用中枢神经的协调来解释这些生理现象,但是,如果继续追问其所以然,仍不能得到圆满的答案。解释生理活动的终极奥秘,只能是回到"自然"这个大白话。在生命哲学领域,我们与郭象并无本质差异。一千多年前的哲学家郭象,当然可以用生理学上的事实,证明事物之间客观上互相参与"相与"和互相作为"相为",完全是无意识、无动机、无目的自然过程,即"相与

① 《庄子·秋水》郭象注,第579页。
② 《庄子·大宗师》郭象注,第265页。

试读结束: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: www.ertongbook.com